

澳華新文苑

第1139期

小安喜歡看電視看電影，晚上看，白天也看，如果是周末，有時電視可以開上一天。

重溫《風月俏佳人》

千波

我自打從前在電視台工作就不喜歡看電視，主要是因為我聽力不好，又有點近視眼，戴上助聽器戴上眼鏡，在聲光電屏閃閃閃前，全神貫注兩三個小時，對我來說是一種折磨。所以除非有特別好看的電影，我絕不看電視。

什麼是“特別好看的電影”呢？其實就是老電影和新經典電影，比如希區柯克的懸疑片，好萊塢黃金時代的老片，以及世界幾大名導的作品，一些得獎作品，等等。

而且我還不喜歡血腥暴力電影、主題沉重的電影，甯管是誰導的誰演的，哪怕是我第一偶像小李子演的，我也拒絕在下班之後再戴上眼鏡帶上耳朵去欣賞。

某個周末的晚上，小安又提出我們應該一起欣賞老電影。好吧，那就重溫一下《諾丁山》或者《風月俏佳人》吧，都是大嘴美女羅蘭絲兒演的，而且都是富人愛上窮人的“套路爛片”。巴特！人家拍的演的就是好看呀，關鍵是輕鬆愉快不給沉重的生活再添堵對吧？

於是我們又復習了一兩遍這兩個片子。我驚奇地發現，大嘴羅蘭絲兒在《風月俏佳人》裡面的衣服，不論是上露下露的緊身超短裙加長靴oversize大西裝外套，還是“上流社會”風格的波點連衣裙，以及劇中多套服裝造型，如今依然時尚品味在線，一點都不過時，給服裝設計師贊！

然後時光在萬馬上就又要到聖誕了，我們壽司團隊搞起一年一度的聖誕party，還是老主題：喝酒為主吃飯為輔。

小安挑了個非常“上流社會”的海邊貴酒吧，但他低估了泰國女孩子喝酒的能量，結果非常後悔，明年吸取教訓吧。

我則意外地用實際行動再次重溫了一下《風月俏佳人》裡的名場面。

事情緣起於我一時興起，好死不死了件黑色喬其紗透視襯衫，主要為了展示法國設計師Sonia Rykiel當年為H&M聯名設計的真絲玫瑰bra，搭配金色亮片裙子。

對於這件bra，我想不出其他任何可以展示的場合了。天還沒黑的時候，我走去酒吧，街邊站著幾位衣著保守的中年女士，對我投來異樣的目光，與《風月俏佳人》裡演的幾乎一模一樣。

我突然很想惡作劇一下，我也演演戲。於是又挺了挺胸（本來也不大，呵呵）扭了扭屁股（也不特別翹，哈哈），一扭一扭地笑容燦爛地走過她們身邊。看著那些尷尬的眼神，我心裡簡直笑開了花，此刻印證了那句真理——

如果你不尷尬，尷尬的就是別人。一點兒不假呀！

殺雞

曹天

九十歲的老娘養了一群雞 老娘不讓我殺 雞不讓我殺 我殺了 喝雞血與雞湯 娘與我都老了 需要補

僅剩下一隻老公雞 老娘不讓我殺 她說殺了公雞 就不知道啥時候天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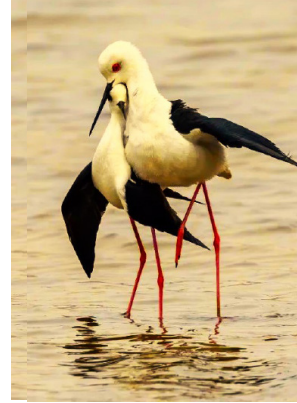
一面珠簾

丁丁

為往事干杯 不醉 醉的是腳下的歲月

秒針 分針 針針對著心跳 喚醒芽的綠

將一片影子濃縮 榮耀漂流瓶 繫上祝福的繩 天亮第一束光 穿過 朵朵雲



■《愛情鳥》（吳宜攝影）

日依偎，夜依偎。幾世修得今世隨？水環山翠微。

身輕輕，步輕輕。江畔沙汀步步情，長汀又短汀。

雁聲聲，笛聲聲。目送天邊雁遠行，一程還一程。

警聲催，燕聲催。君去經時不見回，夢思暗喚誰。

霧霏霏，雨霏霏。日日思君猶未歸，晚風江上吹。

（注：黑翅長腿鸕，又名紅腿鸕子。）

長相思，愛情鳥

西貝

雲相隨，浪相隨。雲浪蒼茫比翼飛，青鸞彩鳳追。

近百齡即，米歲安穩進茶房。

清平樂。澳人鐘華報。澳朋阿俠，熾熱人難狀。不熟中文鐘華報。禮贈春迎行脚。

澳朋阿俠，熾熱人難狀。不熟中文鐘華報。禮贈春迎行脚。緣搭鸕橋見喜：拙詩文苑拋拍。

*1：俊（Miao）英文名Joel譯音。英裔澳人，好朋友。不諳中文，但我每次來悉他都送我華文報。這次移居更是連送三期《澳洲新報》，使我得知信息，投送詩稿學習交流。據此誠謝實報鼓勵。

*2：行腳，原意徒步行走。舊時多指和尚雲游，行宿四方。此處借指遷居。

丹桂飄香聖誕詞三首

浪淘沙兩首。BCBC(西南區華人浸信會)癸卯年Riverwood Plaza內及Revesby街頭聖誕報佳音有記。

歲歲報佳音，聖誕將臨。聖時闔闔入君心，創世神恩異像，廣發深沉。救贖勝黃金，主愛難尋。人間久旱盼甘霖。歡樂年年同此日，奉獻丹忱。

二 聖誕頌歌響，悅耳溫馨。行人駐足細聆聽。今日福音來小鎮，語音中英。歲歲祝和平，百業皆興。桃源勝境美南濱。黎庶華洋同喜樂，贊主成聲。

減字木蘭花。癸卯聖誕時逢聖誕，深謝神恩同贊嘆：

晚風詩詞三首

七律。再賞悉都

再賞悉都上頂嶺，北頭眺望南頭邊。儼然風景光耀眼，恰似瓊關亮昊天。滾滾車龍盤旋舞，幢幢群聖萬花園。早中晚市人頭擠，紅火民生日月鮮。

采桑子。敬老風推百壽長

人生易老天難老，病老終喪。病老當幫，敬老風推百壽長。八旬九秩臻高壽，非百齡即。

高耀潔的“勸降書”

高玉濤

蓋棺定論，必然是其一生切身體會之經驗，一世親身經歷、有感而發之總結，可以說毫不誇張。

值得一提的是，每當我們仰望天際，在遙遠璀璨的星系，一顆被國際天文學會命名為高耀潔的38980號小行星向你閃閃眨眼。

2016年夏季的一天，在與高傑、高岳兩位族人同去洛陽拜訪耀潔老人的二弟高世正先生時，他將自己珍藏的1：1復制的“小行星高耀潔”證書，信地交給筆者收藏保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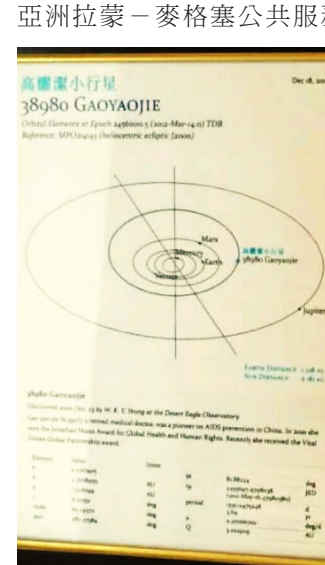
2019年3月11日，美國前國務卿希拉莉再到紐約曼哈頓上城西哈林公寓，看望92歲的高耀潔醫生，並在自己的Instagram上發佈探索的照片和視頻。她拿著高耀潔老人的書，與臥於病榻上的她談笑風生，並稱贊“高耀潔醫生是我所認識最勇敢的人之一”。

耀潔老人家履歷更為傳奇：1927年出生於山東曹縣的名門望族，幼年時過繼給大伯母（翰林院編修、光緒帝老師徐繼畲的長女）；自幼飽讀詩書，裹小腳，歷經日軍侵華、“兩黨”內戰、“廬割”迫害，苦難受盡的她憑借不懈努力，終成中國知名婦產科專家、醫學教授。

1996年起，本已功成名就退休安享晚年的她，自費調查艾滋病、印制“防艾”資料、救助患者和孤兒，為此堅持十幾年散盡百萬家財。曾被官方樹為典型，被教育部評為“關心下一代先進個人”，入選“影響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五十人”，當選央視“2003感動中國十大年度人物”。

2001年，“全球衛生理事會”授予她“喬納森·曼衛生及人權獎”，將2萬美元獎金和1萬美元贈款，都用於加印《艾滋病性病的防治》一書，全部贈寄各地患者。聯合國秘書長安南稱贊她是一位在中國農村從事預防艾滋病宣傳教育的女性活動家。2002年她被美國《時代》周刊評為“亞洲英雄”、被《商業周刊》授予“亞洲之星”稱號；2003年上半年，又獲得“亞洲的諾貝爾獎”——亞洲拉蒙—麥格塞公共服務獎。

稱號；2003年上半年，又獲得“亞洲的諾貝爾獎”——亞洲拉蒙—麥格塞公共服務獎。



■筆者收藏保管的“小行星高耀潔”證書復印件。

琥珀記

鄧詩鴻

能夠遵守到內心是有福的。作為一隻螞蟻、蜜蜂、蝸牛、瓢蟲，天地用博大的胸襟，接納了你和我千山沙渺。一定還有不為所知的命運，讓我們靈魂附體又教導我們寬容劫波，沉積於深：一點點洗去身上的肌、臭、氣、欲念和浮躁，從容走向塵和黑暗，死去就意味著誕生，也成就了涅槃，和神靈有福的人，從此我們同守一盞孤燈，胸無大志卻肆意蒼茫，舉頭看明月從松間跌落，低眉數山澗蛙鳴；偶爾通過清泉，打探友人消息君子隨流賦形，明心見性。我不是君子亦不是書生；弱水三千，我不是其中一滴偶爾寄居於半江漁火、滿枕清霜和一劫餘波入地三千，卻無虞感身；紅塵千年，卻入世無門

長眠於此的人是有福的。弱水三千我是第三千零一滴；水柔弱，卻川流不息從《詩經》到《論語》，再歷經唐詩、宋詞從五千年滾滾土中噴湧而出。這並不是我的過錯我一直在東山養花，南山種茶，西山採菊，北山放牧偶爾醉中拔劍，一錢烈酒就把我打回原形但我懷疑《詩經》或者絕句裡，一定埋藏了什麼是舜禹夏、魏晉秦漢，文人駱客們前赴後繼地作別長安，在唐詩宋詞中艱難跋涉，長歌當哭滾滾紅塵，多少英雄慨然回眸，從此下落不明

虎中之魂。我生來是你的祭壇、倒影或夢境藉此明月東升，魚躍澳門；作為冒名頂替者多情應笑我，舉世早生；當我捧著你的詩經深深地跪下去，上關仍然姓唐，下關依舊稱宋秋風猶在，芳草紛飛，故人是否還在等待遠遊的白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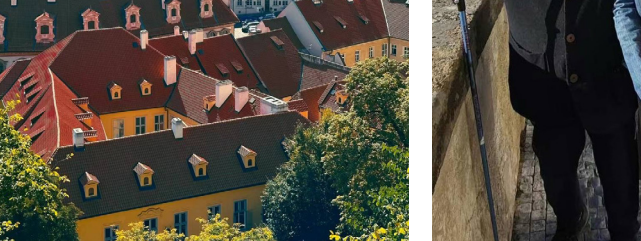
■鄧詩鴻參加《詩刊》21屆青春詩會照於新疆天山大峽谷。

中歐旅行的後半程按照計劃這天是參觀布拉格城堡。去聖維特教堂和皇宮之前需要走一段公共坡道。城堡階梯清幽且美，為步行者而建。不想費腳力的人可參照我們的行程。搭乘A地鐵在Malostranska站下向小城區走100米後，左拐便是通往城堡的石板台階。拾級而上，一邊是巍峨宮牆另一邊是顏色繽紛的民房。這個階梯最早的記載見於1278年在中世紀，被稱為直路（Strma Cesta）。這個名字聽起來像是條捷徑，但實際上並不友好。石塊鋪成，不長卻陡，有點讓人畏。好在一日之晨，剛吃了自助餐，渾身有使不完的勁兒，我們意氣風發半小時後就登頂了。

上面是片小廣場，廣場西南側圍了些石墩子，算作觀景台。依欄俯瞰，布拉格盡收眼底。城市喧囂繁復比想像中的大出數倍。樓堂房舍錯落有致，紅磚瓦頂多姿多采，街道橋樑縱橫交錯，伏爾塔瓦河蜿蜒曲折，世界萬像壯觀美麗。唯獨密樹蔭下人群如螞蟻一般自始至終埋頭奔走，為名為利行色匆匆，他們擦肩而過，就像互相避開一根電話線杆，躲開一座現代雕塑。

忽而也見有兩三位於不同方向聚集街頭一處，握手點頭，之後又分開重新聚入人流，再難難以辨認。更大的小點點是汽車，首尾相連向對飛馳。期間一輛或是受到什麼誘惑，突然減速掉頭改道加入對方的行列。

忽然，一陣響聲引我扭頭向北，飄飄蕩蕩一羣長髮青春靚麗，沿著階梯走上来。飄飄蕩蕩地在陽光下格外耀眼。正當賞心悅目，她們卻倏然而逝，永遠地不見了，原地頂替上一位老者。小個子，黑西裝，黑禮帽，白胡鬚。耳邊托著個小型轉頭錄音機，上世紀八十年代奢侈品，如今成古玩的那種，錄音機裡播放著輕柔舒緩的旋律。哦，薩克斯風，正配眼前的美景。“猜猜這是誰的？”見我注意到他，老人走過來。我隨口說：“是您的。”本是半信半疑的一句卻讓他興奮無比，核桃臉綻放桃花笑。對，對，對，這是我吹的，還有這些，都是。都是我吹奏的，而且是我作曲的。”於是一個中國人和一個捷克人用他們都



■這是在觀景台依欄俯瞰的布拉格市容。

■這是文中提及的95歲老人。

緣

君羊

不太好的外語展開了簡單交談。“一起拍照紀念一下吧。”丈夫插話道。“好，但我只和女士合影。”老人的回答戲謔，浪漫。我只知道他現年已經95歲了。

現在吹不動薩克斯了。至於其它過往細節，諸如他是否是個著名的音樂家，以何為生，家住在布拉格老城區，我都沒問。

人生旅途神秘莫測，偶然相遇，該當珍惜的只是眼前光景，難以忘懷的唯有瞬間感動。居高而望，這宏大的人世間，真的太有意思了。如果人人都有各自特定的生命軌跡，那麼在幾千幾億條命運軌跡無窮多的交織組合之間，一定有他的幸，一種叫作緣分的東西。在我慢慢爬台階的時候，那群少女，那個老人在哪裡？在做什麼？我知道我正走向皇宮，但我不知道什麼命運，什麼樣的人和事和景兒正向我走來。

布拉格城堡位於丘陵高地是世界最大的中世紀城堡建築群。聖維特主座堂金碧輝煌，布拉格皇宮更是典麗端麗，連後面的卡夫卡居住過的黃金巷都猶如明信片，一路下坡風景美不勝收。布拉格的歷史遺存，城市形態乃至每一座具有紀念意義的人文建築，每一幅充滿地域特質的自然景觀，可是，不知為何，視覺衝擊變得虛幻。留在記憶最深處的還是，只有，那薩克斯的悠遠綿長的曲調。回程我坐在車窗內，心底響起一段段音樂，最後是舊時的一首歌，Que Sera, Sera, 歌詞大意是：“這樣當我還是個小女孩，我問我媽媽將來會如何，我會漂亮嗎，我會富有嗎，她對我笑著答。世事不可強求，順其自然吧。我們不能預見未來。世事不可強求，順其自然吧。當我長大並且戀愛了，我問我的心上人將來會怎樣？生活每天都會

美麗芬芳，他對我的回答還是老花樣。世事不可強求，順其自然吧，我們不能預見未來，順其自然吧。現在我有了自己的兒子倆，他們問我將來的結果，會英俊嗎，會富有嗎，我輕聲回答，世事不可強求，順其自然吧，我們不能預期未來，世事不可強求，順其自然吧。”

這時我忽然想起問邊上的丈夫，“要是你娶了另一個女人，你會怎樣，你會和她一起，像我們這樣一起去旅遊，爬那累人的階梯嗎？”一連串的問題把在旁打瞌睡的他驚醒，他笑笑，又又犯神經了。“可我沒笑，看著他重新閉起眼睛，我握住他的手，張開了想像的翅膀。世事不可強求，順其自然吧，這個“其”就是“緣”。

勇敢的出海者：論“四十千”留學澳洲及上山下鄉

西澳平民

在南半球，有一個群體叫“四十千”。英文四萬人的說法，泛指六四前後入境，時間跨度從1986至1993年，這批中國留學生先後獲得居留澳洲，連帶家屬親人最後受惠人數估計二十萬左右。這是澳洲史上最大的一批移民群體。

他們是特殊而異類的移民人，也是大陸改革開放後最早一批勇敢的出海者。概述一下，他們有這些共同點：

一）雖是“各色各樣的人”，大多數都是自費留學生，多為六四後進入澳洲。

二）年輕活力有相同背景，若以三十一二為平均數，年齡跨度為二十到四十五歲。

三）普遍受過教育，多數人中專大學學歷，有些中高級職稱。

四）普遍英語基礎差，不同於到北美歐洲多數人留學考雅思出國，他們學英語自費留學，從零開始包括學歷不被認可；苦於身份，焦慮不安，糾結

於此，不得不承受孤獨，不得不有所越界，不得不隱瞞打黑工，不得不放下自己所有，迎接新生活挑戰。

五）經歷豐富，多數人經過“上山下鄉”或其他工作鍛煉，把這次出國視為第二次“上山下鄉”。

六）多數人借款出國，讀書打工還債，以各種方式“擠壓自己”“出賣自己”，掙血汗錢，拼命爭取居留，參與或借助民運組織力量、表達向往自由民主生活、能自強獨立生存的聲音而獲得廣泛同情理解。

七）他們是有別於老一輩“葉落歸根”的移民群體。他們辦報辦刊發出自己的聲音，以集體的訴求與靜坐的絕食，軟硬兼施，加以國會演講、議員溝通、社團游說，逼迫政府考慮他們的去留。沒有自願決心，不會有人關注；沒有自覺行動，不會得到居留。

八）他們中以作家藝術家個體優異而凸顯群體的精神追求，許多人到澳洲實現作家夢，始於互聯網尚未普及

時期，全靠澳洲提供自由思想出版的天地；這批作家藝術家繼續澳中文化交流的使命。例如陳榮陸的長詩《闖蕩澳洲》、沈嘉蔚的畫作、沈志敏的小說、老戴維的散文、阿森的游記、劉放的時評政論……等等，不一而足，無不為他們引以為豪，繼續前行。

九）等待居留時間長。北美歐洲政府很快宣布賦予中國留學生申請綠卡，除民運中堅力量持續運作外，其他人很快回到正常生活中，各就各位。而澳洲托延時間過程實在太長，讓他們常居無定所，生活在久聚不散的黑雲濃霧下，把民運的事情做大。即使政府給大部分人居留還帶個尾巴，讓超齡人聚會繼續努力鬥爭不止。漫漫長夜，一般四年艱辛，長則八年“抗戰”。

正如此，澳洲中國學生爭取居留的過程，尤為複雜曲折，人數眾多，影響面廣，特別耀眼，獨樹一幟。澳洲“四十千”現象，是其他北美歐洲中國人移民群體所絕無僅有的。（未完）